



# 扬子江畔的红色“船”奇



■李慧颖

黑色的船舱，白色的船室，船身挺立一根黑色烟囱……在大唐南京发电厂（以下简称“南京发电厂”）办公楼大厅内，一艘名为“京电号”的轮船模型格外引人注目。据说，它是为庆祝电厂百年华诞、双机投产，由电厂职工按“京电号”6:1的比例还原制作而成，真正的“京电号”原船，则珍藏在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，现为纪念馆内的国家一级文物。

“京电号”是一艘什么船？它与南京发电厂是什么关系？又为何会珍藏在渡江胜利纪念馆？

坐落在扬子江畔的南京发电厂，前身是创建于1910年、点亮南京第一盏电灯的中国第一家官办发电厂——金陵电灯官厂。1912年，金陵电灯官厂更名为江苏省立南京电灯厂，于1919年在江边建立分厂，定名下关发电所，南京发电厂的历史由此启航。在与共产党共同成长的革命和奋斗历程中，这座电厂浴火重生，运煤小轮船“京电号”更是在1949年的渡江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，被誉为“渡江第一船”，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“小火轮”。

1925年，“京电号”小火轮由上海沈宝记船厂制造，是一艘钢质蒸汽机动船，长23.1米，宽4.25米，总

吨位41.4吨，主要担负从浦口火车站往下关发电厂运送煤炭的任务。

1949年4月20日，国共和平谈判破裂，随后，解放军渡江战役打响，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、东到江阴的1000余里战线上横渡长江。

大军要渡江，没有船不行，但国民党政府下达了“封江令”，采取一切手段，对长江下关段两岸的船只只进行破坏，将江北的船只收归南岸或沉船堵塞河港，将搜罗到的江南大小船只拉到内河里严格看管。

当时，国民党为了军事需要，还下令电厂不能断电，并在“京电号”上贴上不准动用运煤船只的布告。中共地下党组织带领电厂工人巧妙地利用这个命令和告示，在各种危机之下，始终将“小火轮”掌握在自己人的手里。

1949年4月22日上午，两个国民党士兵来到电厂码头，执意要用船。船工黄纪发、吴诚聚、钮其郎将目光落到布告上，吴诚聚走上前说道：“老总，这是发电厂的运煤船，你们上司有命令，谁也不允许动用！”两个敌兵朝布告上打量一番，只好走开。他们走后，船工们更加小心，急忙将船紧贴码头，隐蔽在吊煤机的下方。

1949年4月23日中午，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和密集的枪声从浦口方向传来，长江北岸的国民党部队仓皇逃回南京，守在长江南岸的国民党部队则向城南退去。出于安全考虑，黄兴发、钮其郎、吴诚聚、戴仁芳、缪金泉、黄纪发6名电厂船工给

“京电号”小火轮加好煤、压好火，做好相关防护准备后便离开了，他们急切盼望着解放军能快点打过江来。

快天黑时，解放军35军103师的5名侦察兵出现在下关电厂门前，他们发现了“京电号”，并请求支援。6名电厂船工迅速回到电厂，并以最快速度升火启动，劈波斩浪，直奔江北。

这一夜，6名船工冒着生命危险，驾驶“京电号”往返于下关浦口之间，在渡江战役中，“京电号”运送了6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过江，为渡江战役胜利、解放南京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1949年—1950年，国民党反动派多次轰炸南京，重点轰炸电厂机组和设备，为保证南京军需和社会用电，“京电号”始终坚守在运煤第一线，为机组发电提供源源不断的燃料保障。

全国解放后，“京电号”继续在南京下关电厂服役，并在长江马鞍山段抗洪抢险中成为“救灾船”。1978年，“京电号”离开了服役30多年的南京，被调拨至淮阴电厂，之后于1982年被调拨给连云港市灌南县灌南鸿远运输有限公司从事货物运输，编号“苏淮605”。在此期间，为适应货物运输需要，它由蒸汽机船改为柴油机船。

2009年是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60周年，阔别30多年后，“京电号”又回到了南京，存放于渡江胜利纪念馆，自此成为纪念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，继续向世人讲述那段扬子江畔惊天动地的红色“船”奇。

（作者供职于中国能源报）



## 父亲的初心

■马俊杰

父亲生于1934年，十一二岁起就给地主家当长工放牛，一天能挣回一个黑面馍馍。1949年9月的一天，家乡甘肃省玉门县迎来了和平解放酒泉城后挥师西进的解放军，刚刚15岁的父亲听说部队能吃饱饭，还能为穷人做主，就扔下牛鞭参了军。

1950年3月，父亲随部队转战西南，参加了广西剿匪战役，后整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39军赴朝鲜参战，从朝鲜回国后，先后在西安、兰州部队工作，还参加了甘南剿匪战役。后来，因病重的祖母日夜思念多年未见面的儿子，在一封封家书的催促下，父亲于1959年底带着满身伤病转业，离开了部队，放弃了组织上安排的工作回到老家，在黄土地上默默耕耘了一辈子。

回乡后，父亲一直在大队工作，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孩子多，全生产队里，我家的日子过得最紧巴，直到包产到户后，才逐渐好转。父亲不让我们和别人家孩子比吃穿，只严格要求学习争先，他常说，只有学到知识，才能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。

父亲一辈子对部队怀有深厚感情，我们兄弟三个到了十八岁都去参过军，最后只有二哥如愿以偿入伍，到新疆塔城军分区守卫边境线13年，后转业在新疆工作。

去年10月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，父亲早就盼着这一天，他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，目不转睛盯着屏幕，双手紧握，情绪亢奋，目光中闪现出久违的激动。当穿着志愿军军装的老战士代表们蹒跚步入会场时，他激动地站了起来，仿佛要走进电视中和战友们拥抱，随后又感到无法如愿而神情落寞。

今年元旦前夕，地方政府给父亲送来了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”纪念章，父亲接过纪念章，眼含热泪，并反复念叨着：“国家没有忘记我们，没有忘记……”

这些日子，每次看到电视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的新闻，近九旬的父亲时而久久凝视屏幕沉默不语，时而一个人打着手势唱起“雄赳赳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我知道，他又沉浸在战火纷飞的回忆里，又想念那些牺牲的战友了。

70年前那个沉沉的黑夜里，当父亲与战友们手握钢枪，背起行囊，义无反顾跨过鸭绿江时，我想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听党指挥，保家卫国。

战火纷飞中，与父亲同期入朝参战的35名玉门籍战士，1953年10月只有两人回国。“都是多么好的小伙子啊，一个个那么英勇，11点冲锋，下午2点不到就牺牲了……”每次喝点酒，父亲都会重复这句话，而且总是一边感叹，一边抹眼泪。

父亲从不看战争题材的电影，以前村里放露天电影，他不看，后来家里有了电视，他还是不看。小时候我和两个哥哥腰里别着木头手枪，用马莲草绑腿，打打闹闹时，他总是虎着脸：“打仗有什么好玩的，还不回来好好写字！”

父亲有个鲜红的小本本，一直压在箱底，我识字后才知道，那是转业军人证明书，上面有毛主席头像和“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”的题词，还有鲜红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”印章，照片上的父亲英姿勃发，斗志昂扬。父亲还有一枚“入朝作战纪念章”和一枚“三等功军功章”，可惜都被我们小时候偷偷翻出来挂在胸膛上“打仗”时弄丢了。

十五从军行，百战存一息。父亲已入耄耋之年，而他那些牺牲的战友们，那些长眠于异国他乡的鲜活生命，已化为满目青山，远远守望着他们心心念念的祖国，守护着保家卫国的初心。

（作者供职于甘肃省水利厅疏勒河流域水资源局）

## 晋北安太堡 种下“试验田”



■朱妍

高大的身材、爽朗的笑声，说话间，一双布满老茧的大手有力地握了上来。眼前这个古稀之年的老人，正是人称“平朔第一铲”的老党员王天润，一搭手，便知道他浑身仍藏着干劲儿。

1985年7月，在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开工仪式上，凭借过硬的技术和娴熟的操作，王天润开着液压铲车挖起了第一铲土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个、也是最大的中外合作经营项目，安太堡矿的建设备受关注，光是现场见证开工的中外记者就有上百人。

由于是中外合资“首单”，合作面临不同的制度和文化的碰撞，很多如今看来稀松平常的事，当时几乎都是在争议中敲定的。“安太堡矿的每一步发展，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走过来的。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，在反差中寻求共性，是我们中方管理者始终坚守的原则。”王天润坚定地说。

彼时，按照美国西部矿山动态管理方式，采掘现场换车不换人，卡车坏了立刻停下，换一辆新车继续工作。“外方觉得车辆无需定期管理，谁开到哪辆车就是哪辆，坏了放到一边，由维修人员拉走。为了追求时间就是效率，即便在休息期间，车辆也不熄火，柴油可劲儿烧，把我们的老工人的心疼坏了。他们认为，提高效率无可厚非，但绝不能造成不必要的浪费，于是要求四人固定使用一辆车并负责到底，这样出现问题才可以追溯，同时避免违规操作造成车辆损坏。”王天润举例说。

还有一件小事令王天润记忆深刻。安太堡矿实行72.72.73工作制，外方的“备忘录”管理制度十分严格，所有职工的工作情况都通过计算机管理，违纪一次就以备忘录的形式录入计算机。“记满三次，他们就会说‘我不希望再看到你’，意味着你被开除了。”

当时，夜班休息时间为凌晨3点至3点半，可以吃夜宵、喝咖啡，有些卡车司机为了提神，偶尔会抽几口香烟。一次，有个司机在驾驶室内仰头翘腿，边吸烟边休息，由于卡车很高，驾驶室离地面足足3米多，外方人员在地面看到有人把腿从窗口伸出来，认定其在睡觉偷懒，立刻记上一笔，任凭司机怎么解释也没用。

“一听说要扣钱、开除，工人急得直哭。这时候我们党组织必须出面，帮助工人维护合法权益。”王天润说，工会人员一边安抚工人，一边耐心向外方解释：“烟还点着，人怎么可能在睡觉呢？而且你们一叫，工人马上就下车了。姿势不对可以批评，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开除。”

秉持开放学习的态度，中方的管理思想也在进步。按照要求，卡车所用的空气滤芯器，到期必须更换，老工人觉得东西没坏，舍不得扔，拿风管吹吹灰尘还能继续用。这时，外方人员不干了：“请给我一个数据，怎么证明它还能使用。”

“我们说，滤芯本来就是挡灰的，吹干净就行了。可外方人员认为，经过反复试验，滤芯使用一定时间要强制更换，因为一辆卡车是一个整体，重复使用一个不合格的部件，很有可能造成车辆损伤，必

须强制保养。”王天润坦言，起初很多人不理解，但经过深入思考，大伙儿一致决定接受建议。“既要勤俭节约，也要讲究科学管理设备。回过头来看，就像现在咱们自家开车，到一定里程就得保养，到什么时间换什么配件，是有道理的。”

与外方磨合与交涉中的故事，不止一个。很多人说，安太堡矿犹如一个“活广告”，它让外国人看到了中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广阔的前景，尤其看到了中国人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决心。“我们与外方合作六年，一起工作、学习、娱乐、开表彰会，他们很看重矿上颁发的荣誉，不少人回国后还专门把奖状挂在墙上。渐渐地，外方人员发现，矿上最认真努力的那些工人，遇到困难冲锋陷阵的那批人，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中国党员，因此也越来越支持企业党组织开展工作。”王天润回忆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安太堡矿区所在的山西朔州还未建市，“改革开放”还是一个新词。正是因为安太堡矿在改革大潮中率先发力，内陆省份才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，在普北大地上开拓出的这块煤炭产业“试验田”上，在文化的交融中，人们认识了牛仔裤、收录机，更看到了方兴未艾的科技革命。

“我在这里工作了32年，退休后继续住在矿上的生活区，见证了安太堡矿的成长与变迁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倡导和推动中外经济合作的开篇之作是安太堡矿，而其建成投产，也为全面改革开放总结了经验、树立了形象。”王天润话语中充满自信。

（作者供职于中国能源报）

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。  
五岭逶迤腾细浪，乌蒙磅礴走泥丸。  
金沙水拍云崖暖，大渡桥横铁索寒。  
更喜岷山千里雪，三军过后尽开颜。

七律·长征

毛泽东诗  
七律·长征  
毛泽东诗  
七律·长征

■刘文君